

《新华文摘》转载《江花》周刊作品

最新出版的2025年第3期《新华文摘》，转载了长江日报《江花》周刊2024年10月31日刊发的散文《江花妩媚》。作者欧阳黔森，系贵州省文联、作协主席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。曾获得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“金鹰奖”、“飞天奖”、“金星奖”、“鲁迅文学奖”等。

《新华文摘》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、人民出版社主办、新华文摘杂志社编辑出版，是大型理论性、综合性、资料性文摘类权威期刊。长江日报《江花》作品被《新华文摘》选用，彰显党报副刊的引领力与影响力。

主编：周璐 美编：陈昌 版式：洪菊华 责校：郑德衡

看武汉

夜问黄鹤楼

□碧珊



黄鹤楼(水彩画)

张敏耀 作

因为文友孟悟姐要去黄冈看东坡赤壁，我就和孟悟姐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把苏东坡在黄冈的古迹看完后，转车来到武汉。孟悟姐坐飞机回了重庆，我选择留在武汉两天，一个人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。

其实，我对于武汉也不算陌生。以前坐高铁从北京到西南方，总要路过武汉站；有几位好朋友就是武汉人；我很喜欢吃热干面；就是户部巷也是二十多年前就听说过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直没来过。如今，心心念的一座城就在脚下，我可要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。

先打车去的是黎黄陂路，这是因为以前写过一部以民国混战为背景的小说，对黎元洪有所了解。一下车，一组欧式建筑群映入眼帘。更生动的是，有一对新人正在巴公房子前拍婚纱照。我有个习惯，喜欢在看到别人拍照的时候叫个好，于是就走到新人旁边说，“真漂亮！”新娘听了开心笑了，我也觉得这晚上的开始还不错。

武汉很像上海，不单单是这些欧式楼和路边的梧桐树，还因为城市的规划。打车上高架时，我有一种在上海的感觉，但是武汉的路又比上海宽阔不少，像北方的马路，所以走在路上感觉特别畅快。

我在一家老店吃了一笼鲜肉包就出了黎黄陂路，跟着导航往江边走去。江边也很宽，市民在江边锻炼身体。江两岸的灯光竟是出乎意料的漂亮。在厦门，岸上的楼群灯光是漂亮的，但是对面就是蓝黑色的大海；在杭州，围着西湖的灯景只有半边，繁华一半，清冷一半；在重庆，江两岸倒是灯光都极为炫目，但科幻感太重了，抢了整个城市的风头。武汉就不同了，武汉对岸的楼群灯和这岸的是差不多的。从我一个外来人看，两边是镜像一样存在的。色彩艳丽，分外娇俏，却又不抢不争，和整个江水融合得恰如其分。

我一边走，一边拍照，走了没多久，就闯入了一个夜市。这真是个惊喜。要知道，北京没有夜市十几年了。我始终认为，有夜市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。因为夜市给消费者以晚上散步的去处，给摊主以养家糊口的最低保障。这个城市有夜市，人间就有更多烟火气。走进逛了逛，发现这个夜市很像香港的庙街夜市，货品都是摆在四四方方的架子上的，组成一个一个格子棚。穿梭其中，我不断观察摊主和顾客，很快就得出结论，武汉女孩确实漂亮，大部分都皮肤白皙，身材高挑，秀丽豪爽，倒是很像北方姑娘。

出了夜市，无缝衔接到了江汉路步行街。这里和王府井没多大区别，唯一吸引我进去的是一家动漫主题的大店。路过门口时，有两个女生cosplay打扮出来，我进去看了看，里面都是卖动漫周边的专卖店。这就是这两年很火的谷子店吧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从湖北省博物馆和辛亥革命博物馆出来后，武大读过书的朋友发来消息，建议我到武大里走走，说现在珞珈门对外开放。我就开了一辆共享单车，从楚河汉街一路骑车，想要骑到珞珈门。骑着骑着，眼前就出现了东湖。早上打车时，司机告诉我，武汉是有四湖的，以东湖最有名。我一面骑车，一面看东湖的湖景，骑的时候还很奇怪，为什么整条路都没什么人骑车呢？这个方向的好像就我一辆自行车。骑了十几分钟才破案了。原来，东湖在环湖公路上，靠近江岸边是设有自行车道的，是我不知道，一直在机动车道上骑。看地上的图标，这自行车道两条并连，是相向而骑。我就在骑行道上骑了一会儿。终于骑到了武大一个大门，导航显示距离珞珈门还有一公里多。可保安不让我骑车进校，让停车。可这是共享单车啊，需要到停车区域才能解锁。于是，搞笑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导航显示，距离最近的锁车点还有4.3公里。

我瞬间受到了打击。早知如此，刚刚不如直接打车到珞珈门呢。可事已至此，肯定不能骑进去了，车又必须到指定区域才能解锁。于是，我决定这次不进武大了。就继续骑，骑到有停车区域的地方后还继续骑，这样就

把暴走游武大改成单车游武汉了。果然，这个决定让我收获更多。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内，我不仅沿着外围，把武大从外向里欣赏了一下，领略了一点中国最美高校之一的风采，更是在出了武大区域后，穿大街，骑小巷，吃了牛肉热干面和糯米包油条。这都是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小吃啊。骑行就是有这个好处，可以在骑行中一点一点，近距离感受武汉这座城市街头巷尾的平民气息，感受那种独特的城市味道。

晚上，和湖北作家陆令寿等几位友人小聚后，才到晚上九时，离着凌晨一时发车还有四个小时，我就打车去了长江大桥。听说武汉有不止一座长江大桥，我就问好了，直接打车去的那座课本上介绍过的长江大桥。

天却在此时下雨了。我下车后看着大桥，真想多在这里走走，又见雨似乎没有要停的意思，就站在江边，看向这座大桥，一心想等它的桥身从黄光变成蓝光后拍一张照片。最好是这座桥是蓝光，后面的另一座长江大桥是红光的，这样最好最漂亮。我心里数着秒数，以为它会在一分钟后换灯，但时间大概有三四分钟才换成了蓝色。江边的情侣真不少，几乎都是男孩给女孩拍照。像我这样的游客也很多，雨又大了一点，

吉庆街上看吉庆

□赵登峰

孩子们手持花灯，欢笑着奔跑嬉戏，他们的笑声像是清脆的银铃，在街道间回荡。那些花灯形态各异，有活灵活现的兔子灯，红眼睛，长耳朵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蹦跳远去；有威风凛凛的老虎灯，斑斓的色彩、犀利的眼神，尽显王者之气；还有造型别致的荷花灯，粉嫩的花瓣在烛光的映照下宛如娇羞的少女。孩子们相互攀比着谁的花灯更美，谁的烛光更亮，纯真的童趣让这些老老幼幼显得生机勃勃。

月色正浓，街头艺人纷纷登场，为吉庆街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表演杂耍的小丑，将手中的火把舞得虎虎生风，惊险刺激的动作博得阵阵喝彩，喝彩声与欢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奏响了吉庆街的元宵乐章。

不远处，一条金色的长龙在夜色中熠熠生辉，龙身随着艺人们手中的木棒上下翻腾，时而盘旋昂首，似要冲入云霄；时而蜿蜒游走，仿若在云海间嬉戏。龙珠在前引导，舞者者们步伐矫健，配合默契，引得周围人群纷纷叫好，大家都不自觉地跟随着龙的舞动挪动脚步，沉浸在这传统民俗的魅力之中。旁边，还有一群阿姨在欢快地跳着采莲船舞，一位头戴斗笠、身披蓑衣的“艄公”手持船桨，模拟着划船的动作，逗趣诙谐。船中的“姑娘”们彩衣飘飘，随着鼓点轻盈起舞，手中的手帕上下翻飞，

如同盛开的莲花。她们边舞边唱着动听之歌谣，那婉转的歌声传递着浓浓的节日氛围，让人不禁陶醉。

人群中不乏相互搀扶的老人，眼神中满是对过往岁月的回忆。比如追忆往昔那些简单却温馨的元宵佳节，物质虽匮乏，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汤圆，其乐融融。如今岁月变迁，吉庆街越发繁华，可这份亲情与团圆的味道从未改变。还有年轻的情侣们手牵着手，在热闹街头品尝着各种美食，偶尔停下脚步，在一盏花灯前驻足，相视一笑，爱意眼中流露，街头的繁华便是他们爱情的最美背景。

那些从外地赶来的游客们，眼中满是新奇与兴奋。他们拿着相机，不停地捕捉着吉庆街的每一个精彩瞬间，想要将这份独特的武汉风情带回故乡。他们品尝从未吃过的美食，聆听地道的武汉方言，感受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活力，在吉庆街的烟火气中沉醉，已然融入了这片欢乐的海洋。

行至街心，一座临时搭建的舞台映入眼帘，那是社区为居民们准备的元宵晚会现场。台上，演员们身着盛装，精彩不断。一段激昂的武术表演率先登场，武者们拳脚生风，身姿矫健，一招一式刚劲有力，引得台下阵阵叫好，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。紧接着，一群孩子带

也只好匆匆告别大桥，走到对面树多的路上继续走。

在外游览的人，总有这样一种古怪心理，就是，哪怕在游览的几天中都是松散的，不珍惜时间的，也要在临离开时拼命抓住最后的机会看更多风景。我也不例外。我决定，虽然有雨，但武汉树多，就在树下躲着雨走。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户部巷。又向前，沿着商业街一直向前，看到路牌显示民主路，这正是我住的酒店那条路，也就是说，一直往前走下去，我就能在十时四十分左右走回酒店。我对自己说，这样更好，能够看看夜里的武汉。

走着走着，路过一家叫黄鹤楼烟酒的小店。我就奇怪了，怎么就叫黄鹤楼店了？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？黄鹤楼是哪儿啊？这儿又是哪儿啊？猛一抬头，却看到了夜灯亮起的黄鹤楼赫然就出现在半空中，如此真切，如此伟岸，如此靠近。这个角度让它看上去不像是黄鹤楼，更像是——尊天神，一个菩萨。不由得，让我想起去年夏天看的动画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中黄鹤楼的夜景。彼为古楼，此为新楼，彼时我与喜欢的人一起看楼，此时只我一人在雨夜看楼，我很想拍一张夜景黄鹤楼的照片纪念一下。

又想，不要这个角度，绕道前面去，肯定有更好的角度。雨声簌簌，脚步匆匆，我不时回头张望，却再也看不到黄鹤楼了。我又急又慌，开了一辆共享单车，想就此放弃，直接骑车回酒店。但，骑车骑到岔路的时候，我还是不甘心，调转头，又沿着地图显示的黄鹤楼位置向另一条路杀了回去。

雨更大，我的头发和衣服都给淋湿了，右边的路边，不时有牌子提示“黄鹤楼停车场”。但这是一个迷人的陷阱。如果我已经骑到了黄鹤楼的停车场，那为什么抬头还没看到夜灯下的黄鹤楼呢？导航显示还有一百米时，我就把车锁在停车场，按照导航走过去，进了一条隧道，没想到进隧道显示距离又有七百多米，反而更远了。这对我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此时，我头发湿透，衣服湿透，骑了大半天，黄鹤楼在哪儿呢？夜灯下的黄鹤楼难道飞了吗？其实，在头白天，我和孟悟姐在她上飞机前去看白天的黄鹤楼，知道它就在半山腰，可现在都晚上十时三十分了，又怎么能上山去呢？难道夜灯点缀的黄鹤楼非要上山才能看到？

时间差不多要去高铁站了，我只好好在隧道里拦了一辆车。贼心不死的我还是让司机绕到能看到夜灯黄鹤楼的路上，好让我临走前再看一眼。可司机说，我现在就在黄鹤楼下面，这里就能看到。

“可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是越走越远了。”

司机终于一语道破天机。他说我并没有找错，导航给我的也是对的。

“只是黄鹤楼一到十时就关灯了。”他说。

来了童趣满满的童谣朗诵，奶声奶气的声音回荡在夜空，让人忍俊不禁，仿佛带着大家回到了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。随后，滑稽的相声表演逗得观众前仰后合，演员们妙语连珠，包袱不断，幽默诙谐的段子让欢笑在人群中持续蔓延。楚剧的经典唱段更是韵味十足，演员们的唱腔悠扬婉转，一颦一笑，举手投足尽显传统戏曲的魅力，将观众带入那古老而富有韵味的故事之中。台下，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坐着，掌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这笑容无关年龄、无关身份，只因此刻身处于这吉庆的氛围之中，共同分享着这份团圆与喜悦。

夜已深，吉庆街上的人潮却丝毫未见退去之意。回首望去，吉庆街的灯火依旧辉煌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这条承载着武汉人记忆与情感的老街，在元宵节的夜晚，用它独有的方式诠释着“吉庆”二字的内涵。它是美食的汇聚地，是艺术的展演场，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纽带，更是武汉这座城市精神内核的生动写照。在这里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吉庆，每一份笑容，每一声欢笑，每一个温暖的瞬间，都如点点繁星，汇聚成这片欢乐的星河，照亮了城市的夜，也照亮了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路。

去江夏看落羽杉

□冯渊

落羽杉是高大的乔木，它的叶片在枝条上排列得像羽毛，冬季连枝叶一起脱落，如羽毛飘落，故称落羽杉。秋冬之际，绿叶转红，有的棕黄色，有的古铜色，在冷寂的季节里落羽杉色彩鲜艳；树干挺拔，羽叶簇生，横柯上蔽的众多树种里，落羽杉树形秀美，风神潇洒。

到武汉，我想去江夏青龙山森林公园看看落羽杉，听说那里的落羽杉颜色浓郁，游人不多，有山林野趣。

杉树，我从小就很熟悉，村口就有一片杉树林，针叶如刺，从树根到树梢都是针状叶片，稍不留心就被挂、被刺，很少有人钻进杉树林玩。杉树林深处更是密密匝匝的，找虫子吃的鸡才能进去，人只能在外看看。它也开花也结果，那种与叶片颜色混杂在一起的水果，不中看，还不能吃，引不起我们注意。

后来认识水杉，高而直的大树，不长刺。在长江入海口的堤坝上，夹岸丛生，秋冬时节，起风了，堤岸一夜之间铺满了水杉褐色的落叶，与斜坡上深绿色的沿阶草相映成趣。堤岸下方是成片的夹竹桃，夏秋之际，洁白的、鲜红的花朵也铺张成花的海洋。现在是冬天，枝头叶片依旧，它们有点灰头土脸，静默而矜持地站在堤岸的低处，过了季节的夹竹桃学会了怎样在热闹的地方自处。

很多人从城区骑车三十多公里，赶来看这些睡在水泥地上的落叶，拍照，野炊。顺便到江海交汇处的芦花荡里捉蟋蟀。

杉树、水杉我早就熟悉了。落羽杉，我最近才留心。行前查了一些资料，了解水杉和落羽杉的区别。杉树叶子是针形，坚硬的；水杉的叶片宽多了，是长条状的叶片，柔软的；落羽杉的叶片是狭窄的条形，比水杉细，也是柔软的。这样说，还是不甚了了。得仔细看看它的叶子是如何排列的，才好区分。水杉的叶子是对生的，落羽杉的叶子是互生的。对生，就是长在同一枝条上的两片叶子相对，叶柄长在一处；互生，长在同一枝条上的叶子是错开的，叶柄一上一下。我学习了很多关于落羽杉的知识，看了不少图片，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谁拍了落羽杉，就赶紧去点赞、询问，可就是没有看到一棵真的落羽杉。这次，我要去江夏青龙山看看它们。

青龙山森林公园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城关纸坊镇东南，总面积有两万多亩，这地方原来是林场，青山遍野都是树。公园分为八分山、青龙山和大小花山三个分区，单是乔木的数量，估计跟十里菜地里的麦苗棵数一样多，我则是十亩地里的一只蚂蚁，要爬多久才能认识这片林海呢？何况这里不只是一处乔木、马尾松、水杉、香樟、苦槠、木樨、泡桐、柑橘、板栗、黄连木，虽然跟我生活的城市所见树木大同小异，但如此密集呈现，还是让我这只蚂蚁感到惊讶。

我在安庆长大，在上海工作，到武汉出差，这些长江中下游的城市，我到了哪个街道都不陌生，植被基本一致，连行道树都一样，要么梧桐要么香樟。不像到了福建广东，榕树还好辨认，像蓝花楹、红楹（凤凰木）、盆架树，一下子就让街道陌生起来。有人根据饮食区分南北，有人根据方言辨识东西，我是根据植物来认识周围的。街道上只要是香樟树、法国梧桐、广玉兰，楼盘差不多，店铺面目大同小异，南京、上海、杭州有什么区别呢？

但你看了一棵树的树冠都是淡紫色的雾，冬天里树梢上全是火红的花，你会迷惑，这是在哪里呀？

我在福州看到街上一种陌生的树，当地的朋友告诉我，这是盆架树，也叫糖胶树，六月开花，一股腥臭味，像石楠花的味道，其实是夹竹桃科的乔木。我盯着它看了很久，还是感到陌生。

陌生的树如果变得熟悉起来，我就融进了这座城市，走在异乡的街头，也像在故乡。但那要多多久，有多少陌生的树，我不认识，有多少陌生的地方，我没去过。你看那天上的星星，它们都在发光，咫尺，却是多少光年的距离。陌生人，比一望无际的麦地里的麦苗还要多，我们擦肩接踵，彼此之间也有光年的距离，永远不会说一句话。

如果骑驴，走山路，就会一步一步认识周围世界的改变，这种渐变会让人接受陌生，心跳和脚步一致，眼光才能与认知一致。空间的改变原来要用半个月、一个月的时间去适应，现在，乘飞机、坐高铁，迅速来到陌生的城市，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”，两个小时的事，太快了，让人有些迷乱。

人们很快适应了这种迅疾的生活方式，但大脑皮层的深层记忆有时不免释放一些固执的信息，我是在哪里？我为何在里？

听，斑鸠、喜鹊、大山雀，青龙山的鸟，跟崇明岛上的鸟叫得一模一样。我最熟悉的珠颈斑鸠“咕咕咕，咕——”的

呼唤，让我觉得自己还在东森林公园里散步。不不不，这里是武汉，是江夏。

公元759年，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，在江夏逗留时遇见了长安故人、时任南陵县令的韦冰，写下了“我且为君楸碎黄鹤楼，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”的诗句。李白到武汉，人生暮年、潦倒晚景，还要去“楸碎黄鹤楼”“倒却鹦鹉洲”，为的是消胸中万古愁。

我没有李白的酒量和气魄，内心没有怨愤。我到江夏，是来跟这里的同行交流，要认识一些陌生人，我交流完了，很快离开这里，谁也不曾认识。他们可能会记下我说的某句话、某个观点，从而记住我这个人；我盯着一双深邃的眼睛看，想，他在认真听我讲话？也许他只是眼窝深陷。

我心情平静，在正事办完之后，到江夏森林公园来看落羽杉。

秋冬之际，公园里的三角枫、鸡爪槭、乌桕树的叶子都红了，远远看去，与柏树、竹子、香樟、木樨这些常绿的树种相比，颜色更加鲜明，特别是晴好天气，蓝天莹洁，日光澄鲜，暖暖的鲜红色、绯红色、橙黄色、紫铜色、绛紫色，层次分明，浓郁的色块，是老天笔下的油画。

哪一棵树都好看，大片的暖色更好看，眼前多是槭树、枫树、乌桕树，水杉也很多，树冠毛茸茸的。为何非得去看落羽杉？

林子太大了，没有导游，看导览图，不辨南北。今天不是工作日，游人不多。遇两位姑娘，找背景，摆姿势，笑靥如花。

这些红壤上，乔木的根能扎得很深，略显贫瘠的土壤怀抱了千棵大树，它们挨着土就能生长，就能年复一年地长长高高长粗，每棵乔木都有它的领地，所以，任何两棵大树都是遥相致意，再好，也不能彼此拥抱。

人群里，微笑的、温柔的脸，刀削斧刻的、坚毅的脸，都忍不住多看一眼。森林，很多树很孤独，虽然万木环抱，但没有一个怀抱。

落羽杉是能怀抱的树，我突然想。这棵和那棵树，树干疏离，但是树冠蓬松，蓬松的树冠在天上交会了。一大片落羽杉的叶子，在风里，在阳光下，彼此触摸，发出温柔的絮语，幻化出漫天飞舞的落羽杉，这些轻盈的羽毛轻轻振动，是落羽杉微笑时眨动的睫毛；这些层次分明的红色，是它们朴实的脸膛，两腮上恰到好处的一点羞怯。

水杉是笔立的，树冠瘦小，它们是一些孤傲的树，每棵修长、矜持。当它们的叶子落尽，干枯的树干就像老年落魄的绅士，黑瘦，沉默。

落羽杉的枝杈不光向高处长，还朝四周水平生长，即使落尽了叶子，那些毛细血管一样的细碎枝杈，还会使落羽杉在深冬时节保持树枝残存的体面。

我有多想在陌生人人群里看到鲜活的、微笑的、深刻的脸，就有多想在森林公园里看到能怀抱的、会眨眼的、温暖的落羽杉。

这是我远道而来非要去看看落羽杉的原因？

纸上谈兵。看了网上的视频和文字介绍落羽杉，我想象万亩林场的某个角落，落羽杉正披着节日的盛装，对，初冬，就是它们喜庆的节日。某个角落，它们在“深山发红萼”。

树，也需要目光的爱抚。我去看它们，就像去见“暗里回眸深属意”的人，是践约。

我这样随意走着，无边的森林其实不会在乎我，就像一大块麦子不会在乎一只蟋蟀。蟋蟀，深夜仍然会振翅发出求爱的音乐。

我有点轻微的焦虑，天色渐晚，还要返回城里的宾馆，我不能像蟋蟀一样夜宿深山，那，落羽杉林到底在哪里呢？

簌簌簌，极轻微的声响，是谁碰了落叶？抬起头，一只松鼠在梧桐树上飞行。它不是爬，是在飞。从枝干到梢头，有时还将身体贴在摇曳的叶片上行走。粗大的尾巴让它看上去很可爱，不像老鼠，尖细的尾巴和牙齿，小小的眼睛，让它看上去既奸又坏。同是啮齿类，它们在人们心里引发的感受完全不同。我盯着松鼠看，不敢发声惊扰了它。树林的海洋里，它就是鱼；高远的天宇里，它就是鸟。它属于微笑的、快乐的族群。

它发现了，我并不在意它的存在，趴在很细的枝条上，朝我眨眼。我朝梧桐树踮了脚，想看下它，树干丝毫不动，松鼠得意地想着我落荒而逃。

一直到闭园，我都没找到落羽杉。我看到了很多槭树、枫树和乌桕，还有水杉，它们都是红色的，紫色的或者锈黄色的。就是没有找到落羽杉林。这是一次失败的旅行。千里迢迢满怀热望去看心上人，却吃了闭门羹。

幸好我今天过来，并未向任何人透露我是来看落羽杉的。